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婆羅岸全傳
第十五回 通消息惹恨花容損 計葬埋轉眼燕巢空

卻說周翠兒家裡，又添了兩個粉頭，頓覺興旺起來。鳳官在外邊，做個龍陽君的後身，倒也不大和英兒做對。英兒漸漸，跟著翠兒做些風流的生意。這翠兒得了英兒，卻似珍寶的一般，替他抬些聲價，有好主顧兒，方才叫他出來接待。一日，那屈、龐二人，同了一個客來到周家。翠兒接著，那個客說起姓來，就是縣中的大商，叫做八路黃。因他走的地方多，沒有一路不是這黃家的貨，所以外邊有這個號兒。這客就是黃家的一位子弟，新近和屈、龐二人相交起來。聽他說，范家的英姐兒怎麼樣好，就和他尋覓到這裡來。當下六兒、麗兒和英兒都出來見了。屈、龐俱是熟識的，說起范家的話來道：「你們知道蘭姐，如今已是到了鄒老爺家裡了。」原來閻、莫兩個粉頭，出了范家的門。蘭姐接連喚婆子，走到鄒爺家裡，給了他的信，三日後就來接了過去。如今范家，竟是燕去巢空，門堪羅雀了。大家歎息了一回。英兒聽了，也自己暗地裡感傷。想著：「我的身子，將來又不知是怎樣的結局哩。」眾人見他沒精打采的，只道他不樂見人。屈、龐二人道：「今兒黃大爺是特為你來的，你還該親熱些哩。」英兒忙笑了，站起身來，挨近黃爺身邊道：「大爺莫要聽他們的話，這屈爺和龐爺兩個慣會說巧話兒，奚落人的。你叫我怎麼樣，才是親熱哩？」說得大家笑了起來。翠兒知道是要辦酒的，望著婆子努了一個嘴，婆子們會意下去，吩咐了辦席。這裡又說些風趣話兒，看看安排了酒果上來，黃爺坐在右首，屈、龐二人坐左首，六兒、麗兒坐在上邊。黃爺道：「英姐是要和我坐的。」屈、龐二人在旁接著，叫英兒坐右首底下，英兒只得坐下。二人笑道：「你才說怎樣是親熱，就是這樣是親熱了。」英兒瞅了他一眼，捂著嘴兒笑了。翠兒下席相陪。

吃了一巡酒，上了菜來，大家舉了一舉箸。英兒敬了大家的酒。屈爺道：「我們這樣吃的不開爽，黃大爺發個號，我們大家送你上任。」說著，眾人乾了。杯子復到黃爺面前，黃爺道：「屈爺開的口，就從屈爺起，我卻不先出令的。」龐爺道：「大爺行過，屈爺少不的是要行的。如今舉一不舉二了。」說著望英兒努嘴。英兒早已會意，站起來拿了酒道：「大爺爽些罷，我來敬你吃。吃了好叫我們聽令的。將杯酒送到黃爺口邊，黃爺只得吃了。想了半晌道：「要我行令麼，大家架起三籌。」眾人果然架了起來。

黃爺自己也架了，道：「第一籌，說個魚兒不見魚，錯了罰一杯。我說個螺絲青，消一籌。門面酒隨量的，我卻吃半杯。」屈爺道：「有令先交了。」拿著壺要斟自己的酒。黃爺道：「令是魚貫而入的，你就這樣才長，也要略候一候著。」說著回過臉來，向著英兒道：「你說你的，莫聽他的話。」屈爺道：「可是你們真是一對了，我們做了個厭物了。先是他叫你莫聽我們，這回不是你叫他莫聽我們了。」說得英兒紅了臉，忙將壺自己斟了酒，說道：「我說個比目罷，消一籌。」說著吃了酒。屈爺笑得勾著腰道：「真正不怕丑的，坐在那一塊子，還要說比目哩。」六兒笑道：「屈爺真會說巧話，大爺還要出個告示，禁止喧嘩才好哩。」翠兒接著道：「這該輪到我了，說個什麼哩？罷了，跟了大爺的罷。就是月下白，可使得？」黃爺道：「很好哩。」翠兒就落了一籌，吃了些酒。送壺與龐爺，龐爺接著道：「我卻沒有的說，怎麼樣哩？」黃爺道：「不說吃兩杯過罷。」龐爺想了一回道：「我說坐山虎了。」黃爺道：「真會想的，眼面前的有許多，為甚不說。吃了門面，送壺罷。」龐爺也落一籌。吃了，送過壺來。屈爺道：「我的一個，竟沒有人說。你們聽著，我是矢混子。」大家聽了笑得眼淚兒都出來了。道：「他是矢混子。」黃爺道：「你這樣醜（名字）。」屈爺笑道：「這原是說了大家笑一笑有趣些。」麗兒接著說了個草鞋底。六兒說道：「都被你們說了，我卻又是個笑話哩。」眾人道：「盡說的，只要是個魚便是了。」六兒捂著嘴笑道：「矢放屁。」說得大家又笑個不住。

黃爺道：「第二籌猜個瓜子兒，猜著吃了門面過去。猜不著吃個皮杯兒。」屈、龐二人道：「這個有趣，我們來。」說著，大家拿了個瓜子在手裡。先就是黃爺和英兒猜，兩下出了拳。英兒叫黃爺先說，黃爺道：「我說是雙的。」英兒把拳一放，黃爺看了一個空，自己卻是有瓜子的。笑道：「我輸了，英姐給我個皮杯罷。」英兒果真銜了一杯酒，餵了黃爺嘴裡。龐爺道：「你看這樣才是親熱哩！」英兒該和翠兒來，翠兒道：「我們各人吃一杯罷，讓我和龐爺猜了。」兩個隨即吃了。龐爺的拳早已出來了，翠兒也出了拳。翠兒道：「我卻先說。」龐爺道：「使得。」翠兒就說了個單的。龐爺把手一伸，是個瓜子。翠兒是空拳。黃爺道：「龐爺送皮杯罷。」龐爺也銜了酒，送到翠兒口裡。翠兒吃了，笑道：「回來我是要出財了，吃了皮杯兒哩。」龐爺道：「我和莫姑娘猜，屈爺和閻姑娘猜罷。」黃爺道：「你們就怕吃個皮杯的，就是這樣了。」麗兒猜單的竟是個單。龐爺道：「好了，我也吃人的了。」麗兒站起，銜了酒走過來，遞了他嘴裡，仍舊坐了。屈爺伸了個拳，對著六兒道：「我是說雙的。」六兒開了是瓜子，屈爺也是一個瓜子。六兒笑道：「我來接了。」說著走到屈爺旁邊，屈爺一把拉他坐在膝子。銜了酒，給他吃了。六兒笑著道：「你這個人真壞得緊。」說著回到自己坐上，和黃爺猜，又是黃爺輸了。

六兒銜著送了酒。黃爺吃了道：「二籌終了。三籌是要似我者不罰酒。」說了，自己站在椅上，將左腳兒搭在桌邊上。手裡拿了壺，自己斟了一杯酒，吃了坐下。眾人道：「這個大爺是新樣兒弄人了。」屈、龐二人道：「也是要遵的，你們不聽說得『令官放屁如打雷』麼。」英兒也站起來，將左邊一隻小腳兒，搭上桌邊。只見金蓮不滿三寸，穿的是燈紅四面花的繡鞋，魚白撒花的褶袴，密合拖須的帶子，微露著片金大鑲的紫綢鞋腳兒，真是叫人銷魂。黃爺看了，暗暗的將手在後邊摸了一回。英兒推做不知似的，吃了酒下來，仍舊坐了。翠兒也照樣子吃了一杯。龐、屈二人接著也是行了。麗兒道：「我們臉丑已是不怕笑了，還要看我們的腳兒，好把爺們兒笑落了的。」黃爺道：「不遵令的，我們大家來抬他的腳兒，也要叫他給我們看看的。」兩個粉頭，只得也站起，搭著腳吃了酒，然後終令。

又囑了一回，散著坐了。翠兒道：「黃大爺是在英姐房裡歇的。屈爺和龐爺卻是在那裡歇哩？」龐爺道：「我們有老意的。」翠兒知道二人和莫、閻兩個有事，就不贅了。少頃，英兒和婆子走上來，請黃爺進房。三人各自跟了粉頭往裡邊去。這裡翠兒自己回房不題。

卻說英兒，接了黃爺到房裡。黃爺往他牀上一倒，道：「今兒倒像醉了。」英兒走近牀邊貼著坐下，道：「大爺只這麼個小量兒麼？」說著掀起他的外件來，貼身卻是個暖肚兒，撒的滿花在上面。就隨手兒解了他的外衣，撫摸了一番。黃爺興發，先在牀沿上乾了一回。然後解衣而臥，又和英兒乾了起來。英兒正在妙齡，自是情濃，不可遏止。這黃爺在煙花裡面，遇了這樣嬌嫩女兒，叫他怎不分外的動興。兩個真是如魚似水，過了一夜。到次日，又住了一日，方才散了。這裡英姐，跟著翠兒，習學得風流，自是一日慣熟一日的了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蘭姐離了院子，來到鄒公子家裡。這公子原是個有情的種子，枕席上自不必說。只是他宅裡，到底是個世家之後，規矩卻是嚴肅，妾媵們不得平行起坐。終日惟有在房中，不能妄走一步。蘭姐平昔自己施為慣了，一到鄒府裡面，就似雀兒入了籠的一般。雖是夜來有些樂趣，怎敵得這日間的冷落。心裡想道：「還是在外邊，可以自便。怎奈既已進了門來，勢不能再理舊事。」

正在這裡感念著，忽然外面傳了進來說：「有個婆子在外面，要求見馬姨奶奶的面說些話。」家裡老娘，說到蘭姐面前。蘭姐立時驚疑不定道：「我到這裡，外邊絕的了。怎麼有婆子要來見我哩？」想道：「或是英兒那裡的人，來看問我的？我正要訪問他，近來在周翠兒那裡是何舉動。」隨即喚了老娘，叫把外面的婆子帶子進來。老婆去了半晌，和一個婆子到來。原來就是舊日服侍他的人。當下婆子問了蘭姐一個好，看著蘭姐容顏竟是消滅了一半，不似在外邊的風致了。

蘭姐道：「今兒你來這裡，有甚話說哩？」婆子道：「奶奶自從過來，時常的想著要來請個安，總也沒空兒。昨兒走那邊門前過，原是過熟的所在，就進去看看況大爺。那知他近來得了病，臥在牀上。有個少年的小子，在旁邊服侍他。他見了我，就不由的

落下淚來。道：『你還不忘舊意，來看我。可憐我，今兒這般孤淒了。心裡想著，還要和奶奶會一面兒卻是不能了。眼見得死了，也沒人來顧的。』說著托了我來告訴奶奶一聲。到底是夫妻一場，將來給個人去收斂了他，叫他有個埋葬處。我說奶奶素日不是那忘情的，我替你求求奶奶去，所以才過來見奶奶的。」蘭姐心裡聽了這話，也過意不去，道：「這裡叫我喚誰照顧他後事去哩。沒奈何還是往周姑娘那裡和英姐商量，叫他覓個人罷。這裡我給他個葬埋的銀子。」說著拿了兩個包，約莫二十兩重，遞與婆子道：「就給你去交付了英姐，說是我托他做的事，諒他也該照應去。」又給了婆子一塊銀子，婆子答應著接了，謝了一聲去了。蘭姐獨坐在房中，想起況家的，當初在馬家和他厚的情意。及到後來，聽他做事不曾道了一個不字。今兒就一下子，撇了他走開了，其實的對他不住。這裡蘭姐悔恨不題。

卻說況家的，自從粉頭風流雲散之後，只剩了他一人，守著冷清的這所院落。口裡也說不來，只得存在心裡。終日氣悶，原是有病的人，又加了個似隔非隔的症候，飲食只是吃不下去，所以拖得身子睡倒了。這日遇著婆子，又悲傷了一回。那病似山倒的一般，哼了一晝夜，一個小子看守著。到次日竟是活不成的了。那婆子方才出了鄴府的門，拿了銀子，只說來告訴了況家的，再到英兒那裡去的。那知到了他家，已是直僵的臥在牀上了。問那小子道：「他會過媽媽就不住的哼了起來，足足哼了一晝夜。到今兒早晨，就斷痰了。婆子只得急忙的拿了銀子，到周翠兒家裡。見了英姐，卻是出脫得越顯得俊俏了。不暇和他細說，道：「你知道況大爺（以下原缺）